



湖北荆州桃花村乡村旅游的发展与 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

卓志元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外贸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湖北省荆州古城西郊十公里外的桃花村,乡村旅游的产生与发展已有二十多个年头。在这里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了桃花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显示出旺盛的生机,使得桃花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致富村。可是,桃花村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改变着桃花村人原有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结构,对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

关键词 桃花村;乡村旅游;社会组织结构

中图分类号:F59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1X(2019)01-0111-03

一、荆州桃花村概况

乡村旅游在我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国乡村传统的经济结构,而且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对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湖北省荆州古城西郊十公里外的桃花村,原本是个默默无闻的封闭性的自然小村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乡村旅游的产生与发展,桃花村的经济成功地从传统的农耕型经济向果园种植和乡村旅游服务方向转型了。如今,桃花村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不同,春夏季节那一望无际的桃花和梨花争相斗艳,即便是雪花纷飞的寒冬腊月,那傲立枝头的梅花也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桃花村的果园种植和乡土文化资源赋予了桃花村开展乡村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它的自然生态和经济、人文条件,以及周边众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古迹使得桃花村成为荆州古城一系列旅游观光链接中的重要一站。现在的桃花村是湖北省享有盛名的“乡村旅游”第一村。可是,乡村旅游的发生和发展带来了桃花村乡村经济的成功转型,而乡村经济的成功转型又悄

悄地改变着桃花村人原有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结构,导致了桃花村人社会组织结构前所未有的变迁。笔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跟踪和驻点对桃花村乡村旅游的发展进行田野调查。在此,我将采用旅游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待这种社会组织的结构性的变迁。

二、传统“精英”的势微与新兴阶层的崛起

旅游人类学认为社会组织结构就是社会组织内部的构成部分或各个部分间所确立的关系。桃花村的社会组织结构是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和而变迁的。二十多年来,桃花村乡村旅游的发展成就了今天这个远近闻名的旅游致富村和新农村建设模范村。桃花村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乡村旅游却也在悄悄地改变着村庄以前传统的封闭性的小村落的社会组织结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处在不断的新的重构和变化之中。乡村旅游的开展改变了桃花村这个原本传统而质朴的社会组织结构。

这种改变首先就表现在传统“精英”的势微与新

收稿日期 2018-12-19

作者简介:卓志元(1965-),男,湖北荆州人,硕士,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外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文化学。

兴阶层的崛起，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定势和相对封闭。桃花村的200多户人家以熊姓、何姓和于姓三姓氏占主要，熊姓家庭最多。至今在这几家姓氏内部仍然有着清晰的辈分排序。最高辈分和最低辈分之间能够相差五代，这种由辈分所衍生出的彼此间的称谓、礼节仍然表现在村民的一些生活场景中。尤其是在婚丧的酒桌上，不管你年龄多大，只要辈分低，你就要按规矩向长辈敬酒。而且坐的位置也有讲究，辈分高的坐上席，辈分低的依次排开，这些都是不能含糊的。但是现在特别是对村中的年轻人来说，辈分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村庄内身份的显示意义已经不大，越来越多的村民已经不再按照辈分来给孩子取名字了。桃花村有威信的老人、宗族祠堂等等宗族的物化标志也早已不存在了，因此宗族辈分已经无力起到规范村庄的社会组织结构的作用，它只是一种残留的仅具外壳的文化形式和礼节性的表达。今天桃花村的社会组织结构处在悄然变化和重构之中。

桃花村的老书记熊建成以前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物，他参加过军，退伍后回到村里务农，有初中的文化程度。据老人讲，他担任了至少30多年的队社干部和村干部。在和老书记的谈话中，他反复提起的是过去干群一心、斗志昂扬促生产的事迹。最令老书记念念不忘的是那个时代快乐的村庄集体生活。白天，全村的人在一起劳动，劳动之余大家坐在田间地头总是不忘聊一聊村庄中的“新闻”，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欢快场面总是和紧张的生产劳动相得益彰；晚上，许多人会围坐在他的家里，村队长会来商量第二天的生产安排，村民们喜欢听老支书讲他在外面的故事或是一起聊家常，他的家经常是村民聚会的中心。那时村里的组织是健全而稳固的，是村民的生活核心和凝聚力所在。可是现在老支书已经退下来多年了，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主要照看儿子专门为他留种的一亩多水稻田。村里现在发生的什么事他也知道的很少了，他已不再是桃花村人斗志昂扬促生产的“精神领袖”。在人民公社时期，和中国许多的村庄一样，桃花村人的组织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国家的制度安排和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但随着后集体时代政治运动的退潮和旅游市场经济利益原则的凸显，全村范围的组织生活也随之消失。

目前，尽管村里的各种政府基层组织结构是健全的，但相对看来其组织机制却是松弛的有时看来甚至是涣散的，只是在起着行政维系的作用。在今天的桃花村村，全村人聚在一起的场景已经几十年都没有出现过了。即使是每隔三年一次的村民选举，村委会也没有办法能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召集哪怕超过半数的村民。各家各户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意，让他们停下来去投票可能就有个人的经济损失。特别是这几年来，随着桃花村旅游村经济生活的忙碌，

村民之间的人际交往频率也在下降，邻里朋友的走动少了，在一起聊天的机会也少了。村民在日常生产中获得救济和帮助的渠道似乎首先靠市场，最后就是依靠村政府机制了。当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成为村民行动的唯一考虑的标准时，村中并不能带来直接利益的组织活动在桃花村人看来已经既非必要也非可能了。现在的村干部也没有以前那样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了，他们在村民中并不拥有权威或声望。

而另一方面，在桃花村，有一个新兴的阶层迅速成长并已经崛起。在这里，许多餐馆、饭店、度假村和店铺的业主都已经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老板”了。“大老板”是村里人给他们的称谓，因为他们的资产庞大了，“大老板”在村里的大量存在成为了桃花村村庄生活中的一大特色。“大老板”也成为了村民挂在嘴边、使用频率最高的称呼。这些“大老板”构成了村庄中的一个群体。与其说他们是村庄中的一个“群体”，还不如说他们是村里的“新兴阶层”或是已经形成的新的地方“新精英”。他们大都处于青壮年这个年龄层，文化程度大大高出他们的父母那一辈，而且基本已经从农田分离出来了。因为大家都是从事乡村旅游这个行业，无论是开什么店或是什么样的工厂，互相的需要与合作是必然的。而且这些“大老板”们本来都是乡里乡亲的，有的说不准还是兄弟、堂兄弟关系。村里的这些“大老板”之间是经常有交往互动的，他们不仅有生意上的往来，而且在生活中也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交往圈，俨然就是一个阶层。与之相应的就是村里的大老板们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些民间的商会和协会，这些商会和协会与乡政府的组织机构同时存在。

在村庄中的几处饭馆，经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几个“大老板”在那里商讨、喝酒、聊天。大家聚在一起，谈谈生意和管理中的问题，无形中拉近了距离，也分享了信息资源，这对于大老板自己业务的拓展和改进都是有益的。这些“大老板”之间的互动活动已经完全不同原先乡村社会组织中的集体活动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是以前自发形成的那种纯朴的村民间的血缘亲情关系，现在的这种关系有着很强的商业的和功利的色彩，许多人都是主动地有意识地去建立这种关系。用一位“大老板”的话说，自己交的是“客户朋友”和“生意朋友”，而他父亲交的是亲友和种果园的“果友”。新兴阶层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声望上都要比传统的“精英”们要高出许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新兴阶层的崛起打破了原有结构的定势，推动了桃花村社会组织结构的重构。

不过，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一方面村里新兴阶层的崛起，导致地方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的价值重估，对桃花村社会组织结构的重构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桃花村村委会的行政主导也在努力

地维系着一个村落共同管理边界。尽管新兴阶层的崛起会挑战原来的地方精英的权威,客观上与村委会的行政主导并立,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却都在规范着桃花村人的行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村民们对经济价值的强调,使得传统社会组织构成的标准被以“财富”为重要特征的市场标准取代,原有的社会组织基础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了。今天的桃花村,新兴阶层主导着桃花村的经济活动,决定着桃花村的经济生活结构,也在重塑桃花村的社会组织结构。据笔者了解,桃花村新兴阶层的“大老板”们对于三年一次的村庄选举也有极大的兴趣,他们既关心村委会的选举,他们也关心他们的市场和生意。

三、新型经营方式带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

每一个社会组织结构,无论大小,都会构成一个指导社会生活以及经济行为的组织结构——法规、秩序和风俗。过去,桃花村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熟人社会、封闭社区,经营方式依靠的是口碑、信用、血缘、亲情。可是,现在的桃花村,伴随乡村旅游的发展,大量新型经营方式的引入,农民的经济生活从看天吃饭向获取各种经营收入转变。同时,土地流转入股和租赁方式的产生也形成了一些新型的经营方式,如租赁、入股等等。这些都是桃花村过去从来没有的新型的经营方式,这些新型经营方式造就了一批富有的新兴阶层,这也使得富有的新兴阶层个人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得以重估,村民之间的经济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形成了村庄社会组织的一种自然秩序和结构,同时也得到了村民对这种新秩序和结构的认同。在商品化的冲击下,桃花村村民已经习惯于商业的务实精神,商场如战场,人人都有机会。这种社会组织结构总在不断的变化中。新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在重构村庄组织结构的同时,也在不断生产着村庄中的社会价值。先富起来的“大老板”是村里人的楷模,对于村里人特别是即将走向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是自己奋斗的方向和动力,楷模在起着教化的作用,同时无形中绘制了全村人的奋斗蓝图,并形成了桃花村的内聚力。这一切都在悄悄地推动桃花村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

今天的桃花村人对于集体与个人间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认识上的变化,这种认识上的改变也深刻地影响着桃花村的社会组织结构。在桃花村,家家户户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着各种新型方式的个体的经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农耕形式。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村民和集体的关系通过这些新型的经营方式得以改善。一方面,集体需要村民的支持才能发展壮大桃花村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村民也需要集体作为代表来增加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谈判的砝码和自身利益的保障。集体和个人结合起来,不单单改善了桃

花村的管理结构,更提升了桃花村乡村内在的和外在的发展动力。桃花村出现的新型的经营体系和桃花村现有的社会组织体系构成了桃花村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互补关系。这两者能够在政府失灵时弥补政府的不足,在市场失灵时弥补市场的不足,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结构体系。新型的村民与集体的互动协调关系带来了桃花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新型变化。特别是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桃花村还要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道路,这些新型的经营方式将最终从根基上动摇桃花村的社会组织结构形式。

总的看来,桃花村乡村旅游的发展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新型的经营方式的产生,转变了村民的身份地位,催生了新兴阶层的崛起,使得村民得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得以重估,导致了社会组织结构的巨大变迁。可以预见,随着桃花村乡村旅游的进一步的发展,其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还将进一步地演变下去。有理由相信,这种变化一定是朝着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村民共建共治的方向,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结构,充分发挥新的社会组织结构的优势进行乡村治理。

参考文献:

- [1] 周立梅,徐文武.试论荆州古城历史文化资源的特点及其利用[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0,(06).
- [2] 高源.发展乡村旅游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探析[N].中国旅游报,2018-03-20(03).
- [3] 张阳,张秀娟.荆州桃花村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即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4,(04).
- [4] 刘刚,卢小琴.荆州太湖桃花村旅游发展策略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22).
- [5] 管小璐.荆州桃花村农家乐旅游发展的对策[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10).
- [6] 李雯.基层党组织创新“三会一课”的有益实践及其启示——基于山西省部分基层党组织的调研分析[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7,(01).
- [7] 徐珂,徐桂士.“三会一课”制度如何焕发“新活力”[J].人民论坛,2016,(S1).
- [8] 梁金枝,潘嫣君.关于基层党支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情况的调研思考[J].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17,(04).
- [9] 时君伟.加强高校教工党支部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17,(04).
- [10] 王瑞芳.健全和规范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研究[J].考试周刊,2018,(16).
- [11] 李世达,李秋实.坚持和完善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7,(06).

[责任编辑:张磊]

(下转第120页)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Level

——Data measurement from fiv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WANG Me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s an advanced stage of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roblem of the integration o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level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fiv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used as sample space, and the data from 2006 to 2016 are used for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model verification are as follows: Firstly, from the time dimension,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level of each urban agglomeration is unstable,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hows low coordination coupling, but it is changing from low coordination coupling to high coordination coupling.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cities,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some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s not high, and onl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individual cities is moderately coordinated. Therefor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should be rationally carried out to promote the stabl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level; urban agglomeration

(上接第 100 页)

Research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sulation Faults of Pure Electric Vehicles

ZHANG Si-wei

(Wuh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Wuhan 430223 ,China)

Abstract : The structure of pure electric vehicle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raditional fuel vehicles.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in the causes of failures. Electrical faults are common faults in pure electric vehicles, and insulation faults are one of them. By decomposing the high-voltage system structure of the pure electric vehicle,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high-voltage system of the power battery and the common factors causing the insulation fault are analyzed. The diagnosis of the insulation fault of the pure electric vehicle and the treatment mechanism after the failure occur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 pure electric vehicle; insulation fault; diagnostic treatment

(上接第 113 页)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n Taohua Village, Jingzhou, Hubei Province

ZHUO Zhi-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uhan polytechnic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 Taohuacun Village, is about ten kilometers west of ancient city of Jingzhou, Hubei Province. Here, rural tourism has been produced and develop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t has become the main forc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ohua Village, showing a strong vitality, making Taohua Village become a famous village of rural tourism and prosperity.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Taohua Village has also changed the original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structure of Taohua Villagers, which has brought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caused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soci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Key words : Taohua Village ;rural tourism ;Social organization